

乱世 烟云

汪宛夫◎著

一段荏苒成殇的青梅竹马，一场斑驳缠绵的痴情年华。
谁为谁倾尽天下凋谢了经年，谁为谁凄凉忧伤转换了容颜！



金戈铁马中，
驰骋着爱的硝烟。
问人间，
几人心中存真爱？
天荒时，
再看谁人情未变。

作家出版社



汪宛夫◎著

乱世烟云

LUANSHI YANYUN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乱世烟云 / 汪宛夫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5. 1

ISBN 978-7-5063-7805-5

I. ①乱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5808 号

乱世烟云

作 者: 汪宛夫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238 千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05-5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黄泉碧落，死生契阔 / 001
- 第二章 清辉透寒，愁绪无限 / 009
- 第三章 北上救夫，得遇公子 / 017
- 第四章 地老天荒，是谁的错觉 / 026
- 第五章 与君别离时，切切种相思 / 033
- 第六章 倾尽天下，抵不过青梅竹马 / 041
- 第七章 卑微如尘，做你临窗守望的月 / 047
- 第八章 易弦再听，堪堪难舍初心 / 055
- 第九章 情深不寿，此身如寄，心无归 / 065
- 第十章 当时轻别离，死生知何时 / 073
- 第十一章 渊殇如我，怎给你一丝暖热 / 080
- 第十二章 岁月入眉头，喃喃 / 087
- 第十三章 不如不遇，不如不知 / 095
- 第十四章 绿荫昼静，共酌流霞 / 104
- 第十五章 花笑频频，翠袖黄衫不是春 / 111
- 第十六章 长相厮守，今宵未忆家 / 120
- 第十七章 兵临城下，洒落相撑乱如麻 / 128



- 第十八章 桂花落，叠叠阳关阙 / 135
- 第十九章 云山新绿，不与离人遇 / 143
- 第二十章 芳信无音，默默秋凉诉 / 152
- 第二十一章 卸戎装，雨洗绿萝长 / 161
- 第二十二章 咫尺画堂深似海，脉脉 / 170
- 第二十三章 多难分离久，闻卿消息泪长流 / 178
- 第二十四章 人间无味，是我命薄 / 187
- 第二十五章 狼烟起，江山北望 / 196
- 第二十六章 山河日暮，诛贼子 / 203
- 第二十七章 守一座城，护一个他 / 210
- 第二十八章 抵外侮，铮铮铁骨 / 218
- 第二十九章 死生与共，寥饮相思酿 / 225
- 第三十章 举案齐眉，花压云鬓偏 / 235
- 第三十一章 书郑重，恨分明，天将愁味酿多情 / 243
- 第三十二章 沧溟阔，净心抱冰雪 / 252
- 第三十三章 轻纱落，十里湖光载酒游 / 259



第一章

黄泉碧落，死生契阔

“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……”凄楚的歌声在梅山的仙洞里盘旋萦绕，烛火盈盈，映着她一双如秋水般澄明的眼睛。

“宝哥哥，自此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了。”身着鲜红嫁衣的颜采云，痴痴地看着满目深情的福衔宝，泪落如雨。

福衔宝笑了笑，眼中泪意朦胧，握紧采云的手，目光扫向一旁的紫竹提篮，点点头说：“云妹妹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拆开我们了！”那里，有他们了结相思的断肠毒酒，却也是他们甘之若饴的玉液琼浆。

风过轻寒，花叶摇落，梅山绚烂的秋色无声地掩映着这场哀恸的苦恋，静静地看一对璧人执手对泣，它却淡然依旧。皓腕沾愁，举不动那一盏悲凉淡酒，泪自长流，守不住这青梅竹马的欢喜长久。愿为你抛弃眉目如画，愿为你割舍菁菁年华，此生若不能长相守，愿随你黄泉碧落，死生契阔。



采云拭了泪，满目柔情地说：“宝哥哥，我要你记着我最好的样子。”她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袖。丝缎般的秀发垂下肩头，一对鲜红的玛瑙坠子在耳畔轻轻晃动，若隐若现地摇曳着点点晕红，她眸光清澈，定定地看着他。福衔宝起身牵着她，说：“云妹妹永远都是最美的！”他眼中的宠溺令她满心欢喜，望着面前儒雅伟岸的心上人，采云不由得羞红了眉眼，垂下头，望着足尖。

“二少爷！二少爷！”忽然一阵惊心的呼喊，在洞外响起。二人都已听出来，那人应是常在衔宝母亲身边服侍的丫头秋碧。

“二少爷！二少爷你在哪里？太太吐血昏过去了！二少爷！”秋碧的声音带着一抹哭腔，越发凄厉起来。

福衔宝迟疑地皱了皱眉头，松开采云的手，说：“采云，你等我一等。”一边向仙洞外面走去。颜采云张了张口，刚想说什么，他却已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。采云看了看石桌上未饮的毒酒，也慢慢走了出来。

仙洞外是一片高大的灌木丛，茂密的葛藤垂坠下来，将洞口秘密掩盖，这里从外面看来，就是一处陡峭的山崖。福衔宝突然出现在秋碧面前，倒把她吓了一跳，她又惊又喜地说：“二少爷，你果真在梅山！”

福衔宝只问道：“我娘怎么样了？怎么会吐血？”

“明天便是向荣县长家下定礼的大日子，太太听说遍寻不到你，一急之下咳出好多血，就晕了过去。”秋碧又道：“老爷命所有下人出来寻你，若找不到，便要与你断绝父子关系。我私下猜测，知你常来梅山玩，这才一路寻上山来……”

衔宝见她只说些不相干的，不由怒道：“我娘现在怎么样？可醒过来了？”又道：“连你也出来寻我，母亲那里竟无人照料？”

“我出来时太太已经醒过来了，大夫说病势危急，怕要撑过了今晚才算好。太太那边现是二姨娘在照料。”秋碧说到最后一句，声音细如蚊鸣，怯怯地望着衔宝。

衔宝果然大怒：“混账！你这死丫头竟不知守着太太！”这二姨娘春喜原是服

侍福府老太太的丫头，却先于衔宝的母亲赵氏诞下大少爷衔玉，她自生下衔玉后，越发张狂骄奢，常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。衔宝母亲赵氏是大户人家的羸弱小姐，不屑与她争斗，这些年反受了她不少闲气。是以衔宝听闻二姨娘在母亲那里照料，便怒不可遏。

此时，采云也出了仙洞，来到身边，衔宝遂对采云说：“我娘病危，我得赶回去一趟。我们的事来日方长，你等我。”采云先是为衔宝母亲担心，又听他说来日方长，不由心里一紧，百转千回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因当着下人的面，不再叫他宝哥哥，只开口道：“衔宝。”

衔宝心中有些犹豫，此番与采云相约殉情，他是情真意切，愿与她黄泉相偕的。谁料母亲突然病危，母亲最是疼他，身体一向又差，在府中也只有他这唯一的依靠，他此刻便不由得担心起母亲来。

采云怔怔地看着他犹豫的神色，不由心头吃痛。他二人原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却因县长荣阔堂要与福家联姻，生生拆散了他们。荣县长要将自己的宝贝女儿荣若仙许配给衔宝，衔宝的父亲福胜国虽是梅县的头号富商，开着梅花镇最大的玉海酒庄，却哪里敢开罪本县的县长大人。况且政商结合，今后生意更是顺风顺水，赶忙应下这门亲事。他二人极力反抗挣扎，却终是无望，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共赴黄泉永结同心。他如今这般犹豫，竟是要弃她于不顾了吗？

“二少爷，快走吧！”秋碧拖着衔宝，向前走去。

“衔宝！”采云已忍不住满脸泪痕，他却被秋碧拖着离开，采云心碎神伤地蹲在灌木丛中，不敢看他渐行渐远的身影。

彩云渐渐蹲得腿脚发麻，终于止了泪，站起身来遥望。福衔宝早已不见踪影，空山寂寂，云水茫茫，裹着她苍白的容颜，一颗心徒留无奈的悲伤。有桂香弥漫，她却嗅不到芬芳，只听闻叶子凋落的叹息哀凉。

似乎有“叭叭”的枪声响起，采云怔了怔，疑是自己听错了。举步前行，漫无目的地在梅山上游荡。



采云母亲走得早，小时候她便常与衔宝一起玩耍，衔宝母亲赵氏对她也很是疼爱。如今赵氏病危，想来也觉得非常揪心，衔宝孝顺母亲，回家探望，也是应该。一会儿却又寻思，既然相约殉情，何必再有这样多的红尘牵绊。又想起他说的“来日方长”“你等我”之类的话，似乎又添期盼。

百般思量，心乱如麻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却听一个男子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姑娘当心！”话音落下，胳膊便被人牵住，一只温热的大手揽上了她的腰。

采云又惊又怒，来不及挣扎，便被那人拥入怀中，拖着她连连退了几步。靠在他宽阔的肩上竟动弹不得，不由得心中慌乱，耳边却只听闻他沉稳的心跳声。陌生男人的气息挟裹着她，他呼出的热气拂上她的眉，令她睁不开眼睛。她纤细的腰快要被他灼热的手融化了，手臂也被他捏得生疼。她颤颤地抖动着，几欲窒息。他却蓦地手一松，她立刻用力猛推了他一把，他不防，竟趑趄着跌在斜坡上。

男子微微错愕，旋即一笑，站起身拍了拍衣襟，说：“你为何事如此想不开？”

她回头一看，不由心中一凛，原来自己刚才神思恍惚，竟走向了那处断崖，此时正有一些碎泥块扑簌簌地跌落崖下。

她明白缘由，回转身来对他歉然一笑，见他修长身材，着西式衣裳，外面罩一件藏青色的风衣，沾了些尘土，有些淡淡的黄印子。落日熔金，映在他英俊的面庞上，一双极深邃的星眸透着蛊惑的笑意。

她刚想开口向他道谢，却听他说道：“你难道是哪家逃婚的新娘？我可是捡着便宜了！”

她见他言语造次，脸色一变，转身欲走，却听“叭叭”的子弹声呼啸而过。这次的枪声太真切了，子弹打中不远处的一棵桦树，树身震颤，一片片叶子哆哆嗦嗦，在风中哗哗飘落。

来不及惊慌四顾，他拉着她向林间奔去。原本熟悉的梅山，由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奔逃，此时也变得有些不辨东西起来。“咻啦”一声，她的嫁衣被树枝钩住，用力一扯，被生生扯下一道口子来。此时已有两三个带刀棍的蒙面人追了上

来，他拳脚并用，与来人搏斗起来。

他猝然放手，彩云脚步不稳，不由向前跌去，其中的一个蒙面人竟举刀向她砍来。彩云脚下瘫软，站不起来，直看那刀砍将过来，不由惊呼起来。他听见声音，伸臂一挡，扯下那人脸上蒙着的布，劈腿踢了过去。那人被他一脚踢开，他的胳膊却已被砍伤，血涌了出来，直溅了彩云一脸。彩云惊魂未定，他却已将那三人撂倒，拉起她，再次飞奔起来。

彩云回头，见不远处另有十几个持枪带刀的蒙面人追了过来。当下凝神看了看周围，忽然想到了仙洞，对他说：“跟我来，往这边走！”

他疑惑地看着她，见她目光坚定，便依了她。

彩云撩起裙角，左蹦右跳，在一处荆棘丛内穿行，男子用力压着左手的伤口，不让血滴落地面，紧紧尾随着她。

两人来到灌木林中，彩云担忧地望着他受伤的手臂，他却笑道：“不碍事！”

她收回目光，望向灌木林，说：“穿过这丛灌木，前面有个很隐蔽的仙洞，不妨进去避一避。”

他点点头，便跟了上来，很快，彩云便住了脚，拨开山顶垂下的茂密葛藤，说：“到了，就在这里。”

他随她走进洞内，眼前立刻一片烛火。心中暗暗惊奇，不想在这大山深处，竟有如此隐蔽的地方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里面的玄机。又听见她说：“从山洞向里走，还有一条密道，大约走三里多的路程，便可直通山下。但这条路又黑又窄，不太好走。”

“还是先静观其变吧，他们未必会寻到这里来，此时下山，倒可能被拦截，我也走得乏了，不如明日再做商议。”他边说边靠着石壁坐了下来，不想碰到伤口，吃痛不过，“啊”了一声。

彩云道：“我去找点草药给你敷上，不然，伤口溃烂起来就不好了。”边说边往外走。他一把拉住她，说：“你不要命了？他们还没走远呢！”彩云住了脚，喃



喃道：“那且等一等吧。”

他抬头打量这仙洞，见一块青石板上还放着一双月白色青釉酒盅，不由笑道：“这里居然还有酒，我走这半天了，倒正口渴！”一边伸手去取石板上的酒盅。采云吃了一惊，连忙抢在他面前，“啪”地打翻他手中的酒盅，又将石板上的竹篮拂向地面，鲜红的汁液泼了出来，如血泪般渗入土中。他奇怪地看着她，微微有些尴尬，她却又走向仙洞里面，倒了一杯水，递给他：“你喝这个吧。”

男子接过水杯，爽朗地笑道：“这里倒一应俱全啊！”

“我以前上山采药时，在这里备下的。”采云口上应着，却想起刚才与衔宝在这里拜天地、相约殉情的情景。小时候，他们在这梅山嬉戏，偶尔进得此处，便点着松明火，一路欢歌笑语，在这洞中穿行下山。她最爱唱那首青梅竹马，她在他身后像一个小尾巴，他高举着火把，照亮他们儿时岁月的纯真无瑕。

“你家是开药铺的？”采云只怔怔地望着烛火出神，似未听见他的问讯。烛光把她的影子拉长，映在石壁上，连耳畔的那对玛瑙坠子也静静地一动不动。

良久，她似醒悟般地回转身来，对他说：“我去采些药来。”

因这许久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，他也并不拦她，只说：“可不要走远了，我一个人在这洞里可闷得慌。”

他救下几欲失足坠崖的她，又伸手替她挡了一刀，她虽猜不透他的来路，却又觉着欠了他许多。采云不理睬他的玩笑话，独自向外面走去。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模糊难辨，她心中暗暗着急，遍寻了附近，只寻得几株寻常茈胡、青翘、枯岑、紫兰根，又摘了几个果子，便回到洞内。

采云将药捣烂了替他敷上，又在被钩破的衣襟处撕下一大块，帮他伤口包扎好，方把果子洗了，递给他。

他似是极累，吃完果子不一会儿便睡着了，头歪在一边。采云却起了疑惑，他到底是为她挡了一刀，便担心他是不是伤得太严重而昏迷了，不时用手试探他的额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也有些朦胧的睡意，却见他突然坐起，不由惊问道：“你怎么样了？”

“无妨。”他靠回壁上，脸转向她，目光温柔而关切，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他言语温存而暧昧，她却突然感到委屈。衔宝此时是守着他母亲还是已经睡下了？他即将和别人成亲了，却还与她说来日方长。她别父弃家与他殉情，他却丢下她转身而去。莫名地，泪珠大颗大颗地涌出眼眶，她抱着膝，把头埋在臂间，温热的泪溢透了大红的衣袖，贴在手背上，一片濡湿冰凉。

“你我萍水相逢，如今共患难一场，也是有缘。你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说来，我若能帮你，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帮不了，你说出来也解些愁苦，总比闷在心里憋坏了自己好。”他说得极真诚，令她有几分感动，却还是摇摇头，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她忽又抬起脸，说，“今天多谢你两次出手相救。”她脸上犹自挂着泪，长长的睫毛湿漉漉地扑闪着，声音也呜咽不清。

他看得心头一动，出了会儿神，说，“你也助我逃过一劫，也是场大恩。”又叹道：“这样的乱世，活着尚且不易，何苦再自寻烦恼。万事随缘，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太过执着，反倒易受其苦。”

她见他忽然说出这些话来，止了啜泣，静静听着。他却转了话题，自向她讲述或杜撰或自己经历的趣事。她知他是想逗自己开心，心中感动，只默默地听着，时而抬头冲他微微一笑，那神色间却凄然地让他不忍看。

絮絮地谈了半夜，她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却见身上披着他的风衣，他却早已离去。

采云起身揉了揉酸麻的小腿，熄了洞内的烛火。走出洞外，天已大亮。她因昨日哭久了的缘故，如今被这亮光一射，只觉得眼睛痛得睁不开。勉强适应了一会儿，见自己裙裾破烂，便穿了那件藏青色的风衣，把自己鲜红的嫁衣包裹起来，匆匆下山。

时近晌午，街面上人流涌动，不时听到一些妇人艳羡的声音，说起福家下的



聘礼如何重，荣家如何大宴亲朋，对两家的婚宴更是充满了无限期待。采云欲哭无泪，失魂落魄地向家中走去，却被一个叫花子般的怪老李拦住，求她可怜可怜，采云心生恻隐，随手捋下腕上的玉镯子，丢给了他。怪老李道了声谢，便拐着脚向酒肆挪去。

采云回到家中，父亲已到店铺上去了，贴身丫头轻荷打了水来给她梳洗。采云脱下风衣，却听得一声微响，似有什么东西滚落。采云细细查看，终于在床角处寻到了，原来是一枚形状奇特的金戒指，那戒指上镶的东西像一颗锋利的六芒星，稍一转动，却又似一朵轻俏艳丽的金色鸢尾花，莹莹光华流动，极是精致。采云看了，心下暗赞打造戒指之人的巧夺天工。想起衔宝，又觉一切都变得无趣，随手将戒指丢在匣子里，到柜上包了两株上好的参，让丫头送去福府，后得知赵氏病情好转，一颗心也放下些许。

第二章

清辉透寒，愁绪无限

是夜，梅花镇上家家都闭了门，一片宁静。偶尔有大户人家门前悬着的灯笼还没有熄，时黄时白地摇曳着，晕染得整条街都瞌睡起来。

夜凉如水，采云倚着院中的梨树，仰望那轮圆月，只觉得清辉透寒，愁绪无限。忽听得墙外似有人低呼，不由心头一喜，打开角门走了出去。

墙角趴着一人，采云仔细打量，却是白日里向她讨赏的老头怪老李，那老头似受了伤，不住地呻吟着。采云回屋叫醒了轻荷，二人扶怪老李进了后院。采云细心地替他上了药，又命轻荷取了茶水馒头来与他。

老头吃饱后道：“我怪老李从来不曾偷人东西，今几个偏叫那狗眼看人低的刘老二给打了！”采云怕他高声嚷嚷惊扰了父亲，忙示意他噤声。原来，怪老李拿了采云给他的玉镯子去换酒吃，不想却被人当作偷儿逐了出来，还被打了一顿。

采云得知原委，不由歉声道：“我一时无心，想不到反而害了老伯。”

怪老李忙道：“姑娘原是一片好心。”又打趣道：“小姐如此善心，他日必得



佳婿。”

采云见他如此玩笑，却想起自己与衔宝的艰难，不由心头大痛，竟撑不住要溢出泪来，忙将身子扭向一边。

小丫头轻荷却抱怨道：“还说什么佳婿不佳婿的，如今人家都要娶上县长千金了！”

采云忙呵斥道：“轻荷，不要乱说。”

怪老李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小姐的心上人是福家二公子。这福家已是梅花镇上的巨富人家了，何必还要攀这些官府中人。”见采云神色凄楚，便又夸口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别说是县长千金，就是郡主公主，俺怪老李也能揽了他们，保叫你那心上人娶了你这样心底好的小姐。”采云只当疯话，也不理会，吩咐轻荷扶他去下房歇息，又命轻荷备了几串钱给他。

采云日夜心中煎熬，不几日便病倒了，丫头轻荷知她心事，常言语间宽慰着。这日见她略有精神，便扶了她在梅山脚下的落梅亭看夕阳。

采云凝望苍茫梅山，想起小时候父亲常带她到山上采药，教她认识各种药材，后来生意做大了些，便很少采药了。自己大些的时候又被父亲送去医校念了几年书，更把这梅山当作了风景而不是药源地。

也还记得无药可采的冬日，她便和衔宝在梅山上踏雪寻梅。那西岭的玉碟梅极多，淡紫的花萼衬着浅粉的花苞，一如她十岁那年发带上的蝴蝶玉扣。南岭的绿萼梅极香，北岭的宫粉梅极艳，就连这落梅亭，冬日里也是极具风姿的。采云扶着栏杆，泪水滴落在梅枝上，那极细的枝丫似载不动这盈盈清泪，泪珠慢慢地渗透枝丫，无声地坠落湖面。

暮色降临，她与轻荷回到家中，却见下人们忙碌异常。父亲也迎了出来，向她笑道：“云儿，福家来提亲了！”

她只觉恍然如梦，一时回转不过来，却见福衔宝一身簇新的宝蓝色长衫，含

笑立在厅下。

采云只是不信，回头望着轻荷，见她冲衔宝激动地问好：“二少爷好！”她这才始知自己不是在梦中。原来福家不知何故，突然与荣县长家退了亲，今日又到颜采云家提亲。采云虽心中疑惑，却因见着福衔宝，便把一切都抛在脑后，眼中心中都只有她珍若生命的宝哥哥，如今自是欢喜无限，那病也好了七八分。

第二日一早，颜老爷尚在用早饭，却见采云来与他问安。她穿了一件鹅黄色的西洋蕾丝花边折皱长裙，说与衔宝约了游梅园。颜老爷见女儿打扮的娇俏明艳，不由含笑道：“你身体可大好了？”一边又取了一把银票递给她：“你如今与衔宝那孩子定了亲，也要给自己添置几件像样的首饰，别让人家觉着我们寒酸。”

“爹！”采云微嗔着，又见父亲把银票塞进自己的手袋中，便说：“谢谢爹！”

出了门，衔宝早已叫了人力车在门口候着了。采云见他又是一身簇新的银白色长衫，越发显得修长伟岸、儒雅风流，又见他款款深情地凝望自己，不由心中轻轻软软，甜蜜温柔地叫了声“宝哥哥！”

那梅园在这个季节虽然没什么可游，却因着他二人好心情，只叽叽咕咕地说话，这园子也游了半天。

出了园子，街上已热闹起来了，那些寻常的小摊贩，今日在采云眼里却变得有趣起来。小布偶、稻草编的蚂蚱、胶纸做的风车，零零散散的小东西买了一大堆。又进了一家店，店里各色透明镂空的花鸟鱼虫摆件，色色飞舞灵动、栩栩如生，采云伸手触摸，觉得硬如顽石，不由暗叹雕刻之人手艺高超。抬眼望去，却见一人正凑着火，翻转烤制什么东西，他二人凑近一看，方知那东西不是雕刻，而是用火烤化后，如捏糖人般捏制出来的，细问之下方知是琉璃。采云觉得有趣，便挑了一件镂空的喜上眉梢。

二人逛得累了，便在醉芸阁要了雅间用午饭。采云病后初愈，精神虽好却吃不下什么东西，只拣了几样点心，每样尝了一口。



衔宝又约采云下午去听戏。因那戏园离醉芸阁不远，二人便慢慢走过去。衔宝提了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，虽不重，却很不好拿，便将那风车插在衣领上，又将一些小玩意儿挂在脖子上，腾出一只手来牵采云。采云见他满身物件，不由扑哧一笑，说：“还没到戏园，你倒先装扮上了。”

衔宝撩着长衫的下摆，迈着方步，捏着嗓子唱道：“哎呀呀，小姐莫慌，小生这就唱来。”采云忍俊不禁，笑着取下他衣领上的风车，边走边迎着风吹动起来。

戏园里人很少，他们拣一处干净的位子坐了，自是吃茶听戏。过了一会儿，颜采云幽幽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总觉着像在梦里一样。”

衔宝知她疑惑，便道：“我也不知父亲为何突然与荣家退了亲，竟应允了我们。”又说：“我娘一向疼你，许是她劝动了父亲。”见她仍不快，便笑说：“任他什么缘由，如今总算合了我们的心意，到底是值得高兴的，你别总闷闷的。”采云便笑了笑，抬头向戏台上望去。此时正演着《莺莺传》，她便凝神细听起来。

出了戏园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一阵风吹来，采云便皱起眉说头疼，衔宝嘱咐她在园子里等着他，便急急地走了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他跑了回来，手里拿着一顶白色兔毛绒的帽子，样子非常可爱。采云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帽子，只觉得那兔毛轻柔绵软，拂在掌中，像有人对着她的手心哈气，痒痒的、暖暖的。

他为她戴好帽子，方走了出来。采云果真不再头痛，他二人便坐了人力车往家去。路上经过一家金店，采云忽然想起那只奇特的戒指，不由思量，改天也打一枚来戴，倒新鲜有趣。

到了门前，衔宝扶采云下了车，她走了几步，仍是不舍地回转身来看他。她站在台阶上，许是因着病后瘦了许多的缘故，晚风吹动她的衣衫，盈盈地有些飘然欲飞。他走上前去，拉了她的手，轻声道：“我明日再来。”“嗯。”她低低应了一声，已满面含羞，清亮的眼睛里水波荡漾。福衔宝只觉得心头乱跳，忍不住俯身去吻她的眼睛。采云一阵惊慌，站立不稳，已被他拥入怀中，她像只受惊的兔